



爱情长跑  
催人泪下

28

辞职回南京

“你准备留在南京还是回南通？”  
“我大伯任职的那家纺织公司有个不错的职位，要求硕士学位。”她停顿一下，又说，“可我还是想留在南京……”  
“为什么？”

她犹豫片刻说：“前段时间我爸妈突然问我们俩的事情，还经常提到他们一个朋友的儿子，说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，估计是有什么想法。我怕一回去就被拉去相亲，所以推托说专业不对口，想靠自己的能力在外面闯一闯。”

“他们知道我们的事情已经大半年了，我一直都没去拜见，他们有想法也正常。”我说，“这样吧，你先去你大伯那边工作，我这边工程结束了就去你家一趟，怎么样？”

凌一尧问：“为什么要等工程结束？”

我说：“这里的技术员上个月底辞职了，技术这块的担子全部丢给我了，天天都走不开。何况，上次你已经向家里虚报了我的情况，那我就得拿出一点成就来，否则不太好交代。”

“哼哼，这么说倒是我的不对了？”  
“当然不是，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……”

最后凌一尧还是坚持道：“我还是先留在南京吧，靠自己的能力积累一点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，以后有机会再去大伯那边。”

我明白，她之所以不愿返回南通，更多的是因为她无法独自承受父母给

予的压力。

凌一尧终于在南京找到了一份算得上满意的工作。

有一天晚上，她加班到10点多才回家，半路遭到一个男人的尾随，她给我打电话，却总是无法接通，而那个男人的脚步越来越近。情急之下，她向路边一辆出租车司机求助，那个司机是一个好心人，他打开远光灯照那个男人，并且大声呵斥，那个男人吓得落荒而逃。

这次，凌一尧受到很大的惊吓，她给我打电话，问：“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我说干完工程立即回去。  
她不依不饶，于是我们争吵起来。  
最后，她说：“如果我被那人强奸了，你从海边带100万元回来又能怎样？这样的恋爱谈了还有什么用？有你没你都是一样的，不如早点分开算了！”

那天我在滩涂上测量放点，不慎陷进淤泥中，被工人们救上来时腰部以下几乎麻木，我怕她担心，就没有告诉她。现在被她这样说，也忍不住住火了：“分就分！当初嫌我没出息的是你，现在埋怨我不在身边的又是你，你以为我愿意在这个鬼地方卖命。既然如此，你去找一个富二代公子哥儿算了，不愁没钱花，还能天天陪你观花赏月。”

她在电话那头沉默许久，低声说：“吕钦扬，你以前不是说过，我是你辛辛苦苦追来的，几千双眼睛见证

的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带着哭腔挂了电话。

而我一下子醒悟过来，原来我过去说的话她一直都记在心里。

那天我彻夜未眠，东方发亮时给她发了一条短信：“对不起。”

仅仅半分钟之后，她的短信便跳了进来，同样是三个字：“我也是。”

第二天中午，我便打电话给老刘要求辞职。当时他正在总公司办事，在电话里他急切地问：“年底虽然很忙，但最艰苦的阶段都熬过去了，怎么现在突然要走呢，是不是我给你的条件不够好？”

“那倒不是。”我说，“现在基本不太需要预算和测量了，便道工程也通过了验收，我想早点回去。尧尧今年刚毕业，一个人在南京很辛苦。”

“原来是想女朋友了。”老刘呵呵地笑，“可是，事业和感情哪个更重要在不同阶段是不同的，你认真权衡一下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我说，心里却不以为然。当然是感情更重要，赚钱不就是为了更好地经营感情吗？

“既然想走，那就走吧。明年我们去新疆干一个光伏电站的工程，你如果想来就给我打个电话。”

我很快与老冯交接了手头的工作，然后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工地。当我提着行李从车站里走出来时，凌一尧远远地看见我，扑上来将我一把抱住。

(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)



机关算尽  
匪夷所思

31

又获赌斗机会

有第四件了。

戴鹤轩非常聪明，一看就知道药不然想干什么了。

在座的这些领导只是缺乏文物常识，但不愚蠢。只要有人点出这内府梅瓶的珍贵之处，他们立刻就能察觉到其中的猫儿腻。举世只有三件的宝贝，你会这么容易就找到第四件，还舍得拿起锤子敲碎瓶口？瓶子里灌的其实就是一般品牌的白酒。

药不然时机选得极妙，正好是众人把酒喝下去，兴致最高的时候。一旦骗局被揭穿，伤害也就非常大。如果这些领导发现这个戴鹤轩居然拿假酒来换人情，势必恼羞成怒，他的什么黄帝内功也就不用练了。

我看到戴鹤轩脸上阴晴不定，知道他脑子里在算计着什么。周围的宾客还沉浸在“仙酒”的美味中，没留意这边的动静。

药不然笑眯眯地说：“戴老师，我推荐您点这道白烧四宝。”

白烧四宝，白烧此宝。顾名思义，这是个隐晦的威胁，意思是你若不答应我们的要求，你这个“宝贝”可就白白浪费了。但我们用菜名暗示，周围的人听

不出其中寓意，也算是给戴鹤轩留了回旋的余地。

戴鹤轩板着脸，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这道菜我不喜欢，还是换个玛瑙鸡片和酿杂烩吧。”

他这句话暗藏“鸡”和“烩”，连到一起就是机会。戴鹤轩显然不肯轻易就范，觉得我们这种威胁，只能换回一次赌斗的机会。

药不然和我对视一眼，把宣传册收了回去：“明白了，我们就去给您准备，请慢用。”

次日一早，我们两个驱车第二次来到戴鹤轩的江边别墅。

我们三个没什么好谈的，径直来到二楼，那面陈列架上东西依旧，不过那些古玩都已经被换过位置了。戴鹤轩是怕我记住上次的位置，不想让我占这个便宜。我暗自一笑，嘴上却没说些什么。

戴鹤轩拿出一根香，点燃后插在香炉里：“和上次赌斗一样，一炷香的时间，请你百步穿杨，射中其中最贵之物。”我稳稳站到陈列架前画的那条线后，深吸一口气，把视线投向这30件古玩。

这一次我的心平静无比，没有任何

起伏。

我面无表情地扫视着木架上的物件，15分钟很快就过去了。戴鹤轩迫不及待地吧香根扫掉，宣布时间到，然后问我究竟有没有射中。我缓缓抬起手指，没有半分犹豫，指着陈列架道：“我选这个。”

戴鹤轩见我的指头虚晃着，以为我心中犹豫，就略显得得意地追问道：“你到底是选哪一格？”

我笑道：“就是这个。”  
戴鹤轩问：“到底是哪一格，你别想拖延时间！”

我的指头在半空画了一圈：“我看了一圈，戴老师您这里最值钱的东西，莫过于这个木架子了。”

药不然眉毛一立，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。戴鹤轩哈哈大笑：“小老弟，你是不是被吓糊涂了？想认输就直说，放着这么多古玩不点，却对着一个木架子说胡话。”

“您这30格里的古玩，无一例外都是赝品。只有这个陈列架堪称是一件宝贝。用金丝楠木打造这么大一个陈列架，当真是大手笔啊。”

(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: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)

戴鹤轩往那上面一看，立刻不说话了。

那张南京博物馆的馆藏精品宣传册上，有一页介绍的恰好也是梅瓶，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：世传明初梅瓶只有三件，除了这一件，还有两件藏于日本大阪的安宅博物馆，再没